

2016

黔北史韵

QIANBEI SHIYUN



中國文化出版社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6

黔北
QIANBEI

史
SHIYUN

韵



中國文化出版社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黔北史韵 / 胡长斌 著. —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6.12

ISBN978-988-13366-2-0/W.2437

I. 黔… II. 胡… III. 文学.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0514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0514 号

黔 北 史 韵

编 者: 胡长斌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zgwh.cn>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北京编审处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 300 号

责任编辑: 徐 荣

装帧设计: 远 近

印 刷: 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988-13366-2-0/W.243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北京编审处: 010-56705815 E-mail: zgwh0126@126.com

目 录

2016年第1期（总第3期）

红色传奇

003/ 梅乡风云 石永言 晓 秋 本 芸

故事黔北

046 / 乡土黔北 曾祥铤

文学乡土

104 / 纵深 胡长斌

娄山壮歌

039 / 寄托 邹德斌

乡原诗草

082 / 黔北风物 刘永书

历史回声

092 / 不朽的红军歌谣 胡启涌

灯下漫笔

096 / 皇皇巨著显神威 钟永玖

新书架

091 / 《三字经说什么》出版

2016

黔北 史韵
QIANBEI SHIYUN



中國文化出版社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2016年第1期（总第3期）

红色传奇

003/ 梅乡风云 石永言 晓 秋 本 芸

故事黔北

046 / 乡土黔北 曾祥铤

文学乡土

104 / 纵深 胡长斌

娄山壮歌

039 / 寄托 邹德斌

乡原诗草

082 / 黔北风物 刘永书

历史回声

092 / 不朽的红军歌谣 胡启涌

灯下漫笔

096 / 皇皇巨著显神威 钟永玖

新书架

091 / 《三字经说什么》出版



梅乡风云（电影文学剧本）

□ 石永言 晓 秋 本 芸

电影文学剧本《梅乡风云》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作品，由遵义地委宣传部组织笔者与另外两个文友晓秋（朱季良）、本芸共同撰写。初稿完成后，送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该厂审读后，认为本剧题材较好，主题鲜明，是宣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个较好电影文学作品。其中对毛泽东关于长征的重要历史定位——长征是播种机的思想，得到形象的阐释，有一定感染力与可视性。但对其中一些艺术性处理与作品的深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立即致函作者，赴成都郊外罗家碾峨眉电影制片厂修改。1967年端午前后，笔者与晓秋、本芸二君在该厂修改近一月，完成二稿。不久，又接到该厂文艺编辑室主任电话，谓改后的稿子比一稿好，经他们研究，还须进一步赴厂修改。于是笔者与晓、本二君再次赴峨眉电影厂。副厂长彭澎与作者交谈了许多具体意见，并派老导演寇嘉弼与作者一道修改。寇嘉弼系上世纪四十年代活跃在重庆的一个老电影工作者，时年六十多岁，对电影颇有经验。开国后，其作品有电影《风流千古》等，为《风》剧的导演与创作人员之一。寇老与我们一起在川西平原的罗家碾峨眉电影制片厂内，日夜研讨与修改《梅乡风云》剧本，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三稿。近五十年前的那些个岁月，今日回想起来，亦颇令人难以忘怀，最难以放心不下的是，与笔者一起写稿、改稿的晓、本二君，已于前些年月先后仙逝。而寇老呢，更早撒手人寰。今日重睹剧本，难却对他们的思念。那么，今日在《黔北史韵》重载这个剧本，愚意是想了却一段对故人的思念之情。其实，这样的文友情，是难以了断的，无非作一点表示而已，望他们灵下有知。

需要说明的是，由寇老加入一起修改，并决定由他导演的这个剧本，终于流产了。其原因是该厂文艺编辑部主任易人，接管这个部门的主任对该剧题材不怎么感兴趣，三拖两拖，便搁置下来，胎死腹中。让我们一年多的那些个断断续续的创作岁月，便付诸东流了。

2016年1月，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年会上，闻《黔北史韵》上刊登的作品，有的文学性差一点，便偶然忆起这部少作来。这部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说有一定的文学性。虽然题材有点儿老套，但不失为一部宣扬地方历史文化的作品。当然，手法的陈旧，岂敢与五十年后的今日电影文学剧本可比，立此存照，不过以纪念晓、本二君而已。

人物表

洪贞——女，十九岁，中央红军某部卫生员
张大妈——女，四十二岁，梅岭乡革命委员会主任
肖石匠——五十八岁，梅岭乡老贫农
春梅——女，十六岁，肖石匠之孙女
赵强——二十岁，梅岭乡革命委员会成员
赵二婶——女，四十五岁，赵强之母
王海——二十二岁，梅岭乡贫农，赶马人
王大姐——女，二十八岁，王海之姐，后为梅岭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张老奶——女，六十二岁，张大妈之母
王队长——三十九岁，游击队长
红军、游击队、群众若干人
王老六——四十岁，马锅头，王海、王大姐之远房叔，梅岭乡革委会副主任
骆灰虎——四十余岁，梅岭乡最大的恶霸地主、国民党民团团总
钱三——三十二岁，骆灰虎狗腿子
李神仙——四十岁，巫医，骆灰虎帮凶
封二精——三十岁，骆灰虎老婆
封大古——四十八岁，黔军团长，封二精之胞兄
国民党兵、团丁若干人

序曲

一九三五年。
寒冬将尽的遵义城，瑞雪飘舞。
遵义城边墙垣逶迤，城内茅棚与洋楼
错落。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迎风舒展，叠印出
遵义会议会址楼房。
大街小巷的土墙上、木板房屋上，到
处写着红军标语：
“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干人起来打天下！”
“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是干人自己的队伍！”

“北上抗日去！”

热闹的街上，红军和翻身后的干人欢
笑着熙来攘往——

两个红军小宣传员提着铁桶标语桶兴
冲冲地走过；

一老大娘颤巍巍地拿着红军打土豪分
给她的衣物走过；

几个青年妇女欢笑着肩挑满箩的白米
闪悠悠地走过；

一壮年汉子扛着一块岩盐欢喜地匆匆
走过；

……

在这欢腾的人流里，红军女卫生员洪
贞微笑着迎面走来。她身背红十字灰布

挎包，腰上束着宽宽的皮带，两眼闪着坚毅的光芒，显得十分俊秀、干练，充满战斗的朝气。

黎明，她出没在小巷深处。一个老大娘无比感激地送她走出一间茅草房。

黑夜。她手提马灯走过一座木桥，进入一家农舍，给一个痛苦呻吟的老农诊治。

她边走边亲昵地和乡亲们打招呼。

在她迎着飘飘的雪花匆匆奔走的画面上推出片名——《梅乡风云》以及演员、职员表。

第一章

雪后初霁，阳光灿烂。远山残雪斑斑，水边腊梅火红。

梅岭乡骆庄门前，人来人往，庄内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乡亲们拥着洪贞。张张感激的笑脸。

老奶奶：“小洪，昨天遵义城开万人大会，我见到咱穷人的大救星啦！”

洪贞：“你老人家真幸福哇！”

老奶奶：“有毛主席领导，咱干人要过好日子啦！哈哈哈哈哈！”

洪贞：“乡亲们，大家进去参加庆祝会吧！”

骆庄朝门，张灯结彩。门边挂“梅岭乡革命委员会”木牌。门口的石狮子和扔在墙脚写有“骆庄”二字的墨漆门扁，被砸得残缺不全。

骆庄院内，人山人海，一片欢腾。院坝里，小伙子和姑娘们跳起富有地方特色的“遵义花灯”。

歌声起：

红军来，显神威，平地响起一声雷。
吓得川军打颤颤，吓得黔军魂魄飞。

红旗飘，红军到，千人个个都欢笑。
打土豪，分财物，油盐柴米随你要。

毛主席，大救星，领导工农闹翻身。
红军开路打头阵，军民同心扭乾坤！

……

欢乐的歌舞。红军战士和乡亲们看得出神，喜形于色。

阳台上，看节目的红军伤病员无比激动，腿负重伤的郑班长热泪盈眶……

歌声中，遍山红梅，斗雪盛开。身体壮实的赵强，穿过梅林，飞奔下山。他来到骆庄，挤进人群，正遇歌舞结束。院内一片掌声。

赵强问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张大妈，小洪呢？”

张大妈：“在里头呢！”

屋内，红军周营长正和洪贞谈话。

周营长：“小洪，你的要求很好。遵义会议后，咱们工农红军又要恢复执行毛主席规定的三大任务：除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梅岭村‘鸡窝寒’闹得厉害，你去以后，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尽一切办法给群众把病治好。你看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

洪贞：“没了！周营长，那我走啦。”行军礼。

洪贞出门，正碰上赵强赶来：“小洪，肖大爷的病又反啦！”

洪贞不假思索：“走！”

北风呼啸，悬崖边串串坚冰。

山路上，洪贞提着马灯和赵强匆匆赶路。

梅岭村，几十家破烂草房。天近黄昏，成群的老鸱，飞上飞下。

李神仙幽灵似的背影，站在土坎上，装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中的一碗清水洒向天空。

人越来越多，议论纷纷：

“预兆不好哇！”

“唉！老鸱报丧，肖石匠那个病……”

一妇女指肖大爷的孙女——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春梅可怜呀！去年刚死了爹妈，今年她爷爷又……”

站在高处的王老六——一个中年汉子，正和他的侄子王海说话。人们走来：

“老六哥，拿个主意吧！”

王老六：“王海，请李神仙再开副药。”

王海：“李神仙说不把红军卫生员的药停了，老石匠难活过今晚上，不肯再开药方。”

人们憎恨地望李神仙一眼：“那怎么办呢？”

王海：“赵强请红军卫生员去了！”

村头茅屋里，传出一片哭声。人们向茅屋涌去。

屋内，肖石匠躺在床上，重病垂危。

老石匠的孙女春梅伏在床沿恸哭。旁边站着赵强母亲赵二婶和另外几个女人，揩着眼泪，不断唏嘘。

李神仙立于床前，一双鼠眼转动，摇头晃脑吩咐：

“红祸降临，大灾大难。不行了，不行了！赶快安排后事吧！”

春梅扑到赵二婶怀里：“二婶！”

众妇女望窗外：“红军卫生员，快来呀！”

李神仙一声冷笑，拂袖而去。

夜幕笼罩群山。陡峭弯曲的山路上，一盏马灯红光闪亮，在林间飞快穿行。

马灯照亮道路。闪现出急急奔走的脚步。

一道峡谷，截断去路。河水湍急。

河上横架木桥；李神仙匆匆走来。他望见对岸远处闪亮的马灯，四顾无人，快步上桥。

李神仙凶恶的目光；

木桥中段两根木头被撬下河谷；

李神仙隐去；

木头碰撞着浮动的冰块，飘流远去。

洪贞、赵强奔上桥头。

赵强：“哎？！”

洪贞：“淌过去！”

冰块破裂，随波飘流。……

洪贞、赵强淌水过河……

老石匠家里。

暗淡的桐油灯照着呼吸艰难的肖石匠。他用力睁开目光迟顿的双眼，又慢慢闭上。他在用坚强的毅力支持着生命。

春梅含着眼泪：“爷爷！爷爷！你再等一等呀！”

赵二婶：“你爷爷是个刚强人，红军卫生员不来，他不会闭眼的。”

肖石匠慢慢抬起手，摇一摇，又睁开眼：“我、我……怕不……”手徐徐放下。

屋内众人：“肖大爷！肖大爷！”

春梅：“爷爷！爷爷！红军卫生员，快来呀！”

门突然推开，洪贞手提马灯，出现在

门口。

洪贞，八角帽上的红五星，闪闪发光。

马灯通红的光芒，使阴暗的茅屋蓦地明亮起来。

众惊喜：“红军卫生员来啦！”

春梅扑上前：“洪贞姐！”

赵二婶：“小洪，快，快救肖大爷。”

洪贞迅速走到床前：看病人，取注射器，吸针药……

洪贞给肖大爷注射。徐徐推针。

屋内寂静无声。众人屏住呼吸。注视着洪贞手里的注射器。

肖石匠呼吸增强。

洪贞眼睛一亮，取针。转对春梅：“赶快熬桌上的药！”

春梅：“呃。”

炉火红亮。沙罐里的水沸腾。

洪贞手端药碗。站肖石匠床前，用汤匙喂药。碗里的药，一匙一匙地消失。……

赵强睁大眼睛，对赵二婶，激动地：“妈！”赵二婶会意，感激地点点头。

肖石匠病情好转。汤匙送到口边，他张开嘴，吞药；安详地闭着眼，点点头。

春梅惊喜地：“爷爷！”

肖石匠睁开眼，慢慢抬手，拉住洪贞。

洪贞忙安慰他：“肖大爷，不要紧了。你睡着好好休息。”

夜空，云开雾散，星光闪烁。

室内，马灯的光亮，照着经过整理的房间。

洪贞坐炉前熬药。

赵二婶：“春梅，多亏小洪，救了你爷爷的命呀！”

春梅无限感激地扑上去：“洪贞姐！……”

洪贞被春梅一抱，忽然感到腿痛：

“啊！”

春梅赶快松手：“怎么啦？！”

众人立刻围拢来，只见洪贞裹着灰布绑腿的左腿上，渗出一块血迹。

众人：“血！”

赵二婶：“小洪，你受伤啦？”

赵强：“哎呀！你看我们刚才过河，谁把桥撤了；……为救肖大爷，小洪是光着脚踩冰过来的！”

众人：“这么冰天雪地的，小洪，你！……”

洪贞笑着：“不要紧，可能是冰块划破了皮。”

床上的肖石匠，激动地撑起身子，滚着两行热泪。

夜，赵强家。肖石匠、赵强默默对坐，赵二婶在一边呜咽；

“肖大爷，我们两家，孤儿寡母，狼心狗肺的骆灰虎收了田，这日子咋过哇？”

赵强提板斧：“我和骆灰虎拼啦！”

肖石匠抢过板斧。

咚咚的敲门声。肖石匠：“谁？”

门外一妇女的声音：“我，快开门！”

肖石匠开门：“张大妈！……”

张大妈慌张进屋：“快，黑良心的钱三，要拉赵强去卖壮丁，带人抓他来啦！”

赵二婶：“啊？我的天哪！”她听得差点昏过去。

赵强扑上去：

村外狗叫，吠声越来越近。

张大妈：“快走！”

肖石匠一把拉住赵强：“跟我来！”

张大妈推赵强出门。

钱三带团丁，打着灯笼火把进村。

肖石匠拉着赵强，在黑暗中奔跑。

天上乌云聚合。

肖石匠领赵强。穿丛林，爬悬岩，钻进灌木丛，来到一个被刺巴笼封住的山洞口。

老石匠叮咛地：“这是我儿子过去躲兵的地方，别人不知道。赵强，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你在洞里躲几天，外面的事，我来对付，千万不要出来。……”

闪电，惊雷。狂风暴雨。天地霎时仿佛坠入无底的深渊。

赵强攀着洞口两边的巨石，向天怒吼：

“天哇！哪里有穷人的出路？！”

夜空激荡着赵强震天撼地的回声。

化入：次日上午，蓝天白云。红军卫生员领着赵强、春梅贴红军布告：“出路在哪里？”

这种铅印布告，贴满了梅岭村。乡亲们挤着看布告，三五成群地议论着。

洪贞坐肖大爷床前，向赵强、赵二婶等群众宣读布告：“出路在哪里？”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

洪贞读布告的画外音中，接印出她给乡亲们治病、送药时，在街头巷尾、山

寨院坝、桌前灯下向各种群众宣读布告的情景。

肖石匠屋内，人们议论纷纷。

赵强：“小洪，红军一来，骆灰虎跑啦，梅岭乡的干人，分了他的浮财。这几天，张大妈领着骆庄的佃户，打土豪，开展年关斗争，磨刀擦枪。干得热火朝天。我看，梅岭村……得把李神仙抓起来！”

赵二婶：“小强，这些大事，要和你王六伯商量。”

春梅：“刚才我看见，李神仙到王六伯家中去了。”

土围墙茅草院落，传出叮叮当当打铁声。

小龙门外，李神仙藏在门边偷听。

门内席棚下，王老六和王海在打马掌；叔侄俩顶了嘴，动作不合拍。

王海嘟囔：“那你说这年关斗争，咋搞呀？”

王老六：“你不要逞能！红军呆得长，没事；要是一走，骆灰虎再回来，他能饶过我们吗？”

王海：“那张大妈，为啥不怕？”

王老六：“她是她，我是我。”

王海：“哼，梅岭乡成立革命委员会，大家选你当副主任，怎能呆在家里不动呢？”

王老六：“再看一看。现在不忙动。”

王海把铁锤一摔：“我，找赵强去！”

李神仙跨进门：“老六哥，生什么气呀？”

“这小子，……凑热闹！”

“嘿嘿，年青人嘛。王海，红军是河头涨大水，几天就退啦！这梅岭乡，终归是骆团总的。”

王老六：“也不一定吧。有人说：红军不走了哩”

李神仙：“老六哥，红军在墙壁上写着斗大的字：北上抗日去！怎么会不走呢？”

洪贞、赵强进门，李神仙一惊。王老六也楞了一下。李神仙想溜走，春梅等群众封住门。

洪贞：“对，红军要北上抗日去。李神仙，红军为什么要北上抗日？”

李神仙：“嘿嘿，嘿嘿，请教，请教。”

洪贞：“王六伯，乡亲们！红军为什么要北上抗日？因为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要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想叫四万万中国同胞当亡国奴！凡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愿意当亡国奴吗？”

赵强、春梅等：“不同意！”

王海对王老六：“六伯，你听。”

王老六：“嗯！……”

王海：“小洪，讲下去！”

洪贞：“现在，蒋介石已经出卖了半壁江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反蒋抗日运动，一切爱国的人们，都在开展救亡工作。因此我们工农红军，不怕艰难险阻，要长征北上，一路唤起民众，把千千万万穷苦工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变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打老蒋，锄汉奸，赶走日本兵，解放全中国！”

赵强：“对呀，普天下的干人，跟着红军闹革命，才有好日子过！”

王海：“李神仙，刚才你说梅岭乡，终归是骆灰虎的？”

李神仙：“这，这……”

春梅冲上前：“昨天你装神弄鬼。想

害死我爷爷？”

李神仙：“老，老六哥，到肖石匠家，是你请我去的哟。”

王老六：“这……”

洪贞盯住李神仙：“梅溪河上的木桥，是谁撤的？”

李神仙十分惊慌：“我，我我不知道。”

赵强上前一把揪住：“骆灰虎跑啦，梅岭村只有你，才干得出这种事！”

李神仙扑通跪下：“上有天，下有地，我敢赌咒，发誓……”

赵强：“捆起来，游乡！”

众齐声拥护。

梅岭村群众牵李神仙游乡。

游乡的队伍经过骆庄街上，大街两旁，周营长、红军战士、张妈和乡亲们拍手叫好，王老六离开队伍，匆匆到一家糖铺称糖。

王老六提着糖包来看肖石匠。肖大爷正接过洪贞送来的药碗。……

三人交谈。……王老六连连点头。洪贞笑着，推窗眺望。

阳光和煦，冰消雪融，梅溪河潺潺流水。

骆庄大路上，军旗飘飘。红军队伍离开梅岭乡。

石拱桥畔，乡亲们热情相送：有的把布鞋、草鞋塞进亲人怀里；有的把鸡蛋、糯米粑粑揣进亲人的挎包。……

道路拥塞，军民鱼水难分。

骆庄院内，站着梅岭乡游击队员。周营长站在队列前，向队员们授枪。

周营长与张大妈、赵强、春梅等话别。

张大妈：“营长，你们走啦，什么时候再回来？梅岭乡的干人，眼巴巴地盼

着你们啊！”

周营长：“张大妈，党中央在遵义城刚开过会，现在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红军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打败日本鬼子，革命一定会胜利，你是共产党员，好好领着同志们干吧！”

张大妈：“你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周营长对赵强：“红军走后，反动派回来，会疯狂地反攻倒算。乡里的干部和红军重伤员转移到梅岭村，你的责任很重哇！”

赵强十分激动地：“营长，昨天 张大妈通知我，地下党吸收我当党员。有党领导，还怕他骆灰虎回来！”

春梅：“周营长，留下了重伤员，山上鸡窝寒也没有断根，洪贞姐要不走，该多好！”

周营长笑着对春梅：“好，我们把洪贞留下！”他随即手指门口：“你看！”

换了便装的洪贞，笑嘻嘻地走出门来。

春梅：“啊！洪贞姐！”

张大妈：“哎哟，活象我的女儿啊！”

众笑：“哈哈哈哈哈！”

周营长从挎包里取出一本油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郑重地交给洪贞：“小洪，上级决定把你留下，希望你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是！”洪贞接书，激动地揣在怀里。

周营长：“这次我军的战斗任务，是先机占领赤水。同志们养好伤，尽快地追赶部队。”

洪贞：“是！”

游击队王队长走来。

周营长：“有什么情况，请张大妈与游击队联系。王队长，这就是洪贞同志。”

王队长：“好哇，我们又多了一份力量！”

周营长无限依恋地向乡亲们挥手：“好，再见。同志们，乡亲们！再见。”

周营长和战士们迈着雄壮有力的步伐，踏上征途。

洪贞，张大妈和赵强等，频频挥手。一片依恋之情。

部队蜿蜒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

红旗渐远渐小，最后化为一道霞光。

彩霞中遵义会议会址红楼金光四射。

天空中，一群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穿云破雾，矫健地朝北飞去……

第二章

红军离开后两天。

暮云沉沉，寒风凛冽。大路上尘土滚滚，一彪人马向骆庄冲来。

梅岭乡恶霸地主、民团团总骆灰虎回来了。

骆庄门前，狗腿子钱三哈腰跑去，准备侍候主人下马。他见骆灰虎坐在鞍上不动，满脸阴沉，望着庄院发楞。

门前被砸烂的石狮子，呲牙露齿。

钱三赶紧回身，向团丁们挥手，瞪眼。

歪七扭八、手提鸡鸭，象土匪般的团丁停止了嘈杂。

骆灰虎视察庄院：堂屋书画狼籍，室内箱笼空空，侧院仓门洞开……

骆灰虎浑身痉挛，咬牙切齿：

“钱三！传锣通知：穷鬼们拿了我家骆家一根针，也要送回来！”

黄昏。李神仙钻进骆庄大门。

李神仙：“团总回来啦。小人遭穷鬼游乡，近日不敢出门，老爷回来，未曾远迎。……”

骆灰虎：“哼！现在还心有余悸？”

“团总，厉、厉害呀！红军不必说，就是本乡的穷光蛋，那个威风，也是见所未见呀！”

“嗯，穷鬼的头目，是哪些人？”

“骆庄张老妈子、梅岭村赵强，都是。”

“这些人躲在哪里？”

“这，这可不知道呀！”

骆灰虎狞笑：“哼哼哼哼！”

夜晚，梅岭村。

春梅在村头大树下放哨，月光透过枝叶，斑斑驳驳地撒在她的身上。她警惕地注视着峡谷山路。

王老六走来：“春梅。”

春梅：“王六伯，怎么李神仙跑啦？”

王老六：“唉，怪我，没把他看好。张大妈呢？”

春梅指屋内：“在开党小组会。”

王老六：“嗯，得赶快想法对付呀！”

屋内：洪贞、张大妈、王队长、赵强，还有躺在竹椅上的伤员郑班长，正在研究对敌计划。

王队长：“好，就这样办，先打他两闷棒！”

张大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洪贞：赵强同志，你要克服急躁毛病。”

赵强：“我是冒王六伯的火！你看他，骆灰虎一回来，就让李神仙跑啦！”

张大妈：“赵强，对你王六伯还是尊重些，他虽不是党员，也是乡里的付主任嘛。”

王老六匆匆进屋：“王队长，骆灰虎亲带人马，开进骆庄佃户村啦！”

王队长：“嗯！”

洪贞：“敌人先从骆庄开刀，说明还摸不清我们的底细。”

郑班长：“对，先杀它个下马威！”

骆庄佃户村，火光冲天。钱三领着团丁打家劫舍，抓鸡扑鸭，翻箱倒柜。……

骆灰虎面对一群老弱妇孺：“张大妈子藏在哪里？嗯！你们都不知道？”

李神仙对钱三耳语，钱三点头。他们冲进一家富裕农民的瓦房院子。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人迎出。

钱三：“你家人分的衣物粮食，统统拿出来！”

庄稼人：“团总的东西，一星半点，我都没沾啊！”

“张大妈子一伙人哪去啦？东西都运走了吗？”

“钱指挥，红军一走。他们就不见了。留下来的，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户啊！”

“哼！搜！”

钱三一伙人闯进灶房：石条火塘里烧着树疙瘩和柏香桠，浓烟熏着木架上满挂的腊肉。

上楼的团丁：“楼上有粮食。”

李神仙笑对钱三：“我说嘛，田螺有肉在肚里。……”

钱三：“搬！”

“老鹰不打窝下食，你们不能抢啊！……不能抢啊！……”

深夜。游击队来到骆庄，越城墙而入，埋伏。

骆庄厢房内：团丁们抽大烟、赌钱……

侧院仓库：一游动哨。库内有抢来的

粮食，腊肉。

堂屋中，一桌酒席，骆灰虎上坐，钱三、李神仙作陪。骆灰虎不乐：“唉。共军路过，如发大水，家产冲得干干净净。穷鬼们变得这般刁顽！”

钱三：“老爷，像这样客客气气，何时能把家产追回，去接太爷和太太回府？”

骆灰虎：“哼！我看烧杀它三天三夜！”

李神仙：“团总，依某愚见：到梅岭村……”

突然。一个团丁闯进来：“报、报告，团、团总，不、不好啦！”

“说清楚！”

“仓……仓库……”

守仓库的团丁被绑在木柱上，衣服蒙眼，毛巾塞咀。

骆灰虎等匆匆赶来，解下被绑的团丁，那团丁指仓库：“游……击队……”

钱三看仓库：“他妈的！抢回来的东西呢？”

“都，都弄走了。”

骆灰虎：“嗯……”

钱三：“老子杀它个鸡犬不留！”

梅溪河峡谷口，王队长和队员们戴伪装，隐藏树丛中。

洪贞和赵强，撤梅溪河上的木桥，隐去。

钱三带团丁，怒气冲冲赶来，进入游击队的“口袋”。

王队长：“打！”枪弹如雨，团丁纷纷应声倒地，活着的四处逃命。

钱三和团丁们跳河、随着滚滚波涛，冲下河谷。

骆灰虎训斥落汤鸡似的钱三：“废物！滚！滚！”

李神仙：“团总，厉，厉害呀！我看，宜用缓兵之计。”

清晨的梅岭村，云雾缭绕。

肖石匠家的柴楼上，郑班长一边吃饭，一边和肖大爷摆谈。

肖石匠：“郑班长，这么说，红军给穷人打天下，走了不少弯路啊！”

郑班长无限感慨地：“唉，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我们死拼硬打，八万红军，只剩下两三万人，湘江一战，我腿负重伤，不是小洪和同志们，早拖死在路上了。现在好啦，在这里养伤，就象在江西老根据地一样。”

洪贞背着药箱进屋，上柴楼。

郑班长：“小洪，给同志们都换药了？”

洪贞点头：“老郑，我马上给你换药。”

郑班长：“张大妈呢？”

洪贞：“已上青龙山啦。游击队准备转移到那里，安顿好后，就来接我们。”

郑班长：“好啊。”

春梅爬上楼来：“洪贞姐，你看！李神仙被捆回来了。”

众人从楼窗望去。

山路上。赵强和王海捆李神仙朝村里走来。

春梅：“他自己回来的，还带来了骆灰虎一封信。”

洪贞一惊：“这中间有鬼！”

肖石匠：“我去问问。”

洪贞向肖石匠耳语。

肖石匠点头。下柴楼，坐门口等李神仙到来，拦住：“李神仙，你回来干啥？”

李神仙诡谲地：“我，太糊涂。从今后，

老老实实在家……”

围拢来的乡亲们七嘴八舌：

“怎么，游击队给骆灰虎两闷棒，把你也打怕了？”

“哼。他回梅岭村，跟骆家当探子！”

“……”

李神仙：“不敢，不敢！虽说红军走了，骆团总回来了，可穷哥们有游击队抵挡民团。两虎相争，我李神仙，从今后闭门炼丹，修身养性，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肖石匠：“你说得好听，为啥帮骆灰虎传书送信？”

李神仙：“嘿嘿，我劝骆团总，双方罢兵，主客之间，何必伤了和气呢。”

赵强：“哼！骆灰虎要我们派人去讲和。”

李神仙：“本乡本土的，和为贵嘛。我保证骆团总让步，让大家过安生日子。”

肖石匠：“骆灰虎这样听你的话？”

李神仙：“哪里，哪里。我如从中措和，岂不是一桩美事？大家要不答应，我只好袖手旁观啰。”

肖石匠：“赵强，我们穷人，最清楚财主的心肠。李神仙既然回来，跟他松了绑，放他回家吧！”

赵强给李神仙松绑：“哼，再敢搞鬼，游击队崩了你！”李神仙连连点头，逃走。

肖大爷向王海使眼色，王海跟去。

柴楼上，洪贞问郑班长：“骆灰虎搞什么鬼？”

郑班长：“我看是派李神仙打进来摸情况。……赵强不和我们商量，就把李神仙押进村来，太冒失了。”

洪贞：“嗨，这个赵强！”

赵强进门：“小洪，两闷棒把骆灰虎

打痛啦，要和我们谈判。”

洪贞下柴楼：“赵强，警惕敌人耍花招哩！咱们开干部会研究研究，王队长呢？”

赵强：“王队长看了信，带游击队上青龙山了。他叫派人下山谈判，拖住敌人，争取几天时间，让伤员和乡亲们转移后，叫骆灰虎到梅岭村来扑空，那时游击队再给它一闷棒！”

洪贞：“这个计划很好！可是，你怎么冒冒失失就把李神仙押进村来呢？粗心大意，往往吃亏呀！”

赵强：“嗨，我该先回来和你们商量商量。”

赵强家：洪贞，赵强，王老六三人在商量对策。

王老六细看骆灰虎写来的信，压不住内心的喜悦：“赵强，我看顺水推舟，赶快派人下山。”

洪贞若有所思地：“王六伯，你看谁去恰当？”王老六：“叫李神仙陪我去。”

洪贞：“王六伯，你要作好思想准备，骆灰虎可能把你抓起来！强迫你答应他的条件。”

王老六：“不怕，我和李神仙一道，要他给我担保。”

赵二婶进屋：“小洪，我到各家看过了，伤病员同志都好，你昨晚又是一夜没睡，现在该休息一会啦！”

洪贞：“不要紧，二婶。各家的伤病员，多亏您老人家照看啊！”

王老六对赵强：“这里有伤员，李神仙留在山上，万一走漏了风声。就麻烦啦。”

洪贞：“李神仙好对付。他不下山，